

活跃在富豪与官场中的风水师们

►一个隐秘的风水师群体正在壮大,他们活跃在富豪与官员周围,为他们预测未来,判明是非,提供心灵的慰藉——很多时候,那些权贵们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快速膨胀,不安之感也在日益扩张,他们想用金钱购买一种玄幻的力量,来换取内心的安宁。

富豪们的风水算盘

作为一个从内地挤进香港的玄学者,秦翰林也有特别的“头衔”——1988年,秦毕业于天津大学中文系,他将这一点印在名片上——像他这样有学士学位的风水师很少,这绝对是个好卖点。

如今,他对富豪已经见惯不怪了。他有一位山西客户,是个腰缠万贯的煤老板,因为又是台面上的人,在当地不敢胡来,只好到深圳包二奶。也正是因为在当地被压抑了,到了深圳,他将二奶的数量扩充到他能承受的极致。对于包二奶,他有要求,一定要带女孩来给秦翰林看旺不旺夫,秦翰林说哪个好,他就给哪个买房子车子,每个投资500万。秦翰林亲眼看着她们从普通皮草包到LV,到钻戒、到宝马。对富豪来说,这是九牛一毛;“我运气好时,一个月就赚500万,一个二奶就赚回来了。”他先后领过八九个女孩去找秦翰林。

但“二奶”也不闲着,等有钱之后,她们也能包“二爷”。

秦翰林认识一个潮汕老板的“二奶”,有一次就带了4个男的去找秦翰林。她拐着弯问秦翰林:这4个男的哪个和我合作能发展好。秦翰林看着4个男留学生齐刷刷排在眼前,心里明白,聪明的“二奶”是在为自己铺后路。

还有一个富豪,要他算来生。但秦说只能算到九十几岁,算不了来生。富豪就嘀咕:我捐了这么多钱,来生一定能过得好吧——秦心里发毛;这投资,还跨一个轮回呢。还是这个富豪,到处找高僧给他灌顶,终于花到100万买大智慧。

有一年,秦翰林应邀到温州一家医院做客与改运的讲座。他从相学对人的影响讲起,讲体态、讲运程,讲到胸部的玄学理论。“乳房圆润,挺拔,容易多贵人,旺子女,增加自信。”一讲完,三十多个女人立刻围住他,七八个当场报名隆胸。

他嘲笑地说,你看啊,这个富豪100万买灌顶,但真正的遁世高僧是清心寡欲的,会用自己的功力来换钱吗?这

几个千万买字画,你可以买字画,但能买得到修养?还有这个隆胸的,一支胶原蛋白一万块,一个乳房注射60支,两个乳房多少钱,我们算一下,一共是120万,而这个只能维持两年半,减去渐渐下垂的半年,其实只有两年,120万除以720天,那就是每天一千六百多块钱……这是多少钱啊!

富豪们的恐惧与颤栗

“别人看到富豪风光无限,我却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与灰暗,”广州的风水师黄女士说。

让她最为唏嘘的是一名上市公司的主席。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打电话向她哭诉。他身家超过100亿,还是个媒体明星。年轻创业时,他与妻子共度患难,但有钱后,开始出轨找情妇。妻子找私人侦探去调查,发现后,一句话没留,带着半岁的儿子离开了。他回到家,发现整个家都空了,连家具全都搬走了。从此,他再没见过儿子一眼。

儿子生日时,他买了很多礼物,站在妻子楼下等,但儿子站在楼上往他头上砸垃圾。这个人在公众场合幽默、健谈,却在黄女士面前展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他让她算,是不是与儿子没有缘分,让她算他刚认识的女人是爱他,还是爱他的钱,让她算身边所有人的八字、保镖、保姆、司机、财务总监。看这些人是真心的,还是想害他。

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黄女士总是抱着同情。来找她的客人多是为我情所困。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掌握巨大的财富;在感情世界里,却充满恐惧与不信任。他们待价而沽,又厌恶他人以利益算计爱情。他们渴望纯粹的爱,却缺乏爱的能力,一个个跑到她这里来,寻求命理上的帮助。

她结识富豪,也结识了富豪的妻子,见识了千姿百态的不幸福及丰富宽广的人性世界。一名富豪的老婆曾问她:黄师傅,你算一下,我应该今晚几点和我老公做爱?黄女士感到很别扭,婉言拒绝算不了。“这是一种情感表达,不能拿玄学来算计”,她不愿意纵容失去自我的迷信。

NJC

劍南春

盛唐奢华 一脉“香”传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金劍南

銀劍南

</